

## 二弟的工人梦

□虹雷



资料图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,二弟的梦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工人,这看似简单的愿望却总是像天上的流云遥不可及、水中的月亮如同影幻,直到拿上了退休金,二弟才知道自己其实早就当上工人了。

二弟初中毕业就跟着父亲做起了泥水匠,这肯堂肯构并非二弟的意愿,而是父亲逼着他干的。二弟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工人。二弟想当工人的理由很简单,因为工人头上比农民多了一道光环——工人阶级。尽管当时工人分全民所有制、集体所有制和社办小集体三个层次,前两种二弟不敢想,就弄个社办企业的工人当当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可谁都清楚,公社也就那么几个厂,如农具厂、综合厂、窑厂、建筑站等社办企业,总人数也就几百人,没点关系是进不去的。尽管建筑站里的工人也是木匠、漆匠和泥水匠,可他们是社办企业的工人。而二弟这个泥水匠属于小手工业劳动者,属农字号的,和社办企业的工人不在一个档次。前者光彩照人,后者灰头土脸。前者叫工作,后者称做工。每当遇到在社办厂工作的同学,二弟总自觉惭形秽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,正因有此差距,二弟想当工人的迫切心情与日俱增。直到后来社办企业变成了乡办企业,时间不久一家家又进行了企改,原先的工人一个个都回到了原点,二弟在幸灾乐祸的同时多少找回了一丝平衡。

在企业改制之前,二弟也曾到建筑站当了两年的工人。不过二弟这个工人和建筑站正式的工人存有差距。二弟进建筑站不是通过公社工业办公室批准的,他是给工程队长送了两条烟进入工程队的,因此他是建筑队上的“临时工”。开始进去时,二弟很高兴,他不知道自己也是临时工,兴冲冲地到裁缝店也做了一身和其他人一样的粗布工作服,左胸口袋口上也绣上“安全生产”四个红字,遇到以前一起做工的同行,他总是一副自豪的神态,开口就是“我们建筑站”。后来他发现人家的工作服是发的。除了工作服,每月还发毛巾、香皂和手套,就连头上的安全帽、手里的盛灰桶都是发的,而每次发东西都没他的份。他问队长,队长说你的名额还没批下来。同时安慰他,你别着急,我正在积极帮你报批。二弟信以为真,耐心等待,可等来等去总是没个准信儿。最让二弟伤心的是建筑站的年终总结表彰

大会,二弟是临时工,本来不该参加这种会议,可二弟总是弄不清楚自己的名额究竟批了没有。他觉得自己在建站干了不是一天两天了,应该算是建站的人了,因此也就糊里糊涂地去了,结果点名时没有他,发年终奖时没有他,当然表彰先进自然也就没有他了。看到人家一个个拎着年终福利回家过年,二弟伤心透了。干活时,为了表现好争取早日转正,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,队长说什么他就干什么,从不挑肥拣瘦。为搞好同事关系,他从不和别人争执。队长抽烟厉害,身上只要有烟,见了队长他都要送上一支。论功劳,论苦劳,他不比队里任何一位差,可为什么就上了不了建筑站的花名册呢?二弟回来一夜没有睡着觉,从此,他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工程队,重操旧业,跟着原来的工友们今天张家砌屋明天李家垒灶了。

城里房地产的兴起,二弟经熟人介绍来到一处建筑工地,凭着自己的手艺和在建筑站砌大楼的经验,二弟很快就被施工方提拔为施工小组的负责人。干了十多年的泥水匠,从来还没干过指挥别人的差事。二弟来劲了,只要在他责任范围内的事,一着不让,认真负责,得到了施工方的赞许。因此二弟也就在这家建筑公司扎下了根,工资待遇一直高于其他建筑工人。渐渐地,二弟有些迷惑了,过去在公社建筑站他这个临时工就是转不了正,在这家公司他也是“插队”进来的,怎么就能当上小头头了呢?难道这家公司就不分正式工和临时工?最后还是项目经理帮他解开了这个谜。项目经理说,在我们公司,不管你从哪儿来,按能力论英雄。只要是能者,就是我们的职工。二弟听了如醍醐灌顶:原来自己早就是这家公司的职工了,自己早就是工人了啊!

二弟在这家公司干了二十多年,在城里也买了房子。如今退休了,退休金并不比城里工人少多少。只要谈及当年在建筑站当工人的那段经历时,二弟总是笑笑说,还是现在的用人方法好,只要能干,不分彼此,公平。要是过去,我这工人就当不了,更谈不上退休金了!

**作者简介:**发表小说、散文300余万字,出版长篇小说6部、小说集3部,曾参加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八届作家班、江苏作协第五届文学讲习班、江苏戏剧学校编剧班的进修。

## 我是尤老师

□尤维芳

“我是尤老师。”这是一句最简单的肯定陈述句,简单到不能再省略一个字。像儿语一样直接,像玻璃一样透明,“我姓尤”,“我是一名老师”。但是,真正地读懂这句话的深刻含义,真正理解这句话背后的付出和收获、酸甜和苦辣,我却用了几乎一辈子。

“我是尤老师。”没有导演,没有剧本,课堂就是舞台,自己就是演员。一年一年,一届一届,铁打的校园,流水的学生,演绎了一段段、一个个我的教育故事。

“长大后,你想做什么?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,在小的时候会被一遍遍地问起。扬起小脑袋,张开小嘴巴,孩子们会给出各种各样脑洞大开的回答。“我想成为一名老师。”怯怯地报出了我的答案,得到了一片响亮的掌声。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一手漂亮的粉笔字,一方三尺讲台,身后跟着一群可爱的学生。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天下最伟大的职业。“我想当老师。”我告诉妈妈,大字不识几个的她,逢人便说“我家要出先生啦。”妈妈称老师是先生,因为村子上的人都这样说,在乡亲们的心中先生是极有地位的。一颗种子,就这样被埋进了一块小小的心田,日复一日地期待着发芽、生叶,期待着开出一朵绚丽灿烂的花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回到了故乡,成为妈妈口中的“先生”。只不过,我的学生并不是整天叽叽喳喳、吵吵闹闹的小朋友,而是比我年龄还要大一些的哥哥姐姐。这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,学生是从各条战线上选拔出来的业务骨干和培养对象。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,面对一堂“大”学生,我疯狂跳动的心好像总是要从喉咙中蹦出来似的,无数次的预演都化作了无效劳动。好在,没有演砸,同学们反映“首演”效果不错。和“大”学生们接触多了,深深感觉到他们对知识渴求的急切和自己肩上的压力。葛是银行职员,说他他不缺办事能力,也不差吃苦精神,缺的就是专业知识,否则他远不是现在这个模样。李是商场柜台上的先进,那一张嘴甚是了得,商场准备选她去做会计,但她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,总感觉力不从心。于是,他们才在不“恰当”的时候重新走进教室,再一次成为学生。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,这些“大”学生们珍惜每一堂课,珍惜和我的每一次交流,总希望得到更多的知识。反过来,他们的认真、他们的渴望,又让我对什么是老师、怎样做好老师,有了更深刻、更现实的理解。我暗暗下定决心,既然选择了讲台,就要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,就要无愧于同学们的那一声声“尤老师”。

后来我调换工作单位,从干部培训学校到技师学院,还是熟悉的教室、熟悉的课堂,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学生。他们是一群经历中考的学生,没有走进高中的校园,却走进了“职业”的课堂。他们完全不同于曾经的“我”,也完全不同于我曾经教过的“大”学生。怎样面对这样的孩子,如何教育这一群“小”学生,是我面对的新课题,我又走进了完全不同的场景。边教学、边观察、边思考,我认为既需要传授这群孩子知识,更需要引领他们成长,让努力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,更加认真地完成学业,更加自信地走进社会。有一个叫张浩的同学,入学时的分数较低,理解能力一般,学习非常吃力。课余时间,我给他开小灶,按照他能理解的节奏进行辅导,并鼓励他多动手,以实践促进对理论的理解。也有很多同学,并不是能力不够,多是思想没聚焦,精力不集中。我有针对性地和他们谈心,从思想上解决他们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。孩子是家庭的希望,家长把他们的希望交给我们,我们理应把他们培养成人、成才,给他们、给社会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“老师是什么?”学生、家长、社会,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,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。站了30多年的讲台,我对“老师”的认知也是渐进的过程。小时候,老师是一种理想。年轻时,老师是一种职业。更多时候,老师是一种责任。现在的我深深地感觉到,老师应该是一种无形的爱。学校、教室、学生、书本都只是载体。一堂授课、一本作业、一次谈心、一次家访都是爱的传递。唯有自觉的、无私的、温暖的爱,才能与“老师”两个字相互匹配。

再过两年,我就要退休了,即将离开钟爱一生的教室和讲台。当我挥泪离开校园时,希望我能自豪地、无愧地对自己说一声“我是尤老师”。当我在校园外再听到一声“尤老师”,希望我的内心坦然、骄傲。

**作者单位:**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